肃王府: 兰州历史文化的见证

历代肃王

肃王是中国古代王爵,唐至明清皆有。如唐德宗 李适第五子李详,大历十四年封肃王;宋徽宗赵佶第五 子赵枢,初封吴国公,后封肃王;元太祖成吉思汗第二 子察合台汗裔孙孛儿只斤·宽彻,天历二年(1329年) 封宁肃王,为元朝第一位肃王。

明朱元璋称帝,亦大封诸子为王,王府分布全国各 地,且世袭罔替。封王后就藩,一般多在大城市。在甘 历代肃王驻地皆在兰州,如肃庄王朱楧、肃康王朱瞻 焰、肃简王朱禄埤、肃恭王朱贡錝、肃靖王朱真淤、肃定 王朱弼桄、肃昭王朱缙炯、肃怀王朱绅堵、肃懿王朱缙 鐀、肃宪王朱绅墝和末代肃王朱识鋐。

从第一代朱楧到末代朱识鋐,历经十一世,252 年。翻看史册,记载他们事迹的文字却不多,甚至十分 有限。《明史·诸王传》对最末一代肃王朱识鋐及王妃殉 难的记载也仅区区20多字:"子识鋐嗣。崇祯十六年 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

在数百年的历史岁月中,肃王府历尽沧桑,其建筑 已面目全非,但毫无疑问,肃王府迁兰,对明代及其以 后的兰州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兰州肃王府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封朱楧为汉王, 二十五年(1392年)改封肃王,就藩廿州(今张掖)。建 文元年(1399年),朱楧请求移藩兰州获准。移兰后,朱 模即大兴土木, 营建肃王府。王府位置选在原元代兰 州署衙、明初的皋兰县县衙所在地,并扩展到以今中央 广场为中心,东至会馆巷,西至城隍庙,南至张掖路,北 至滨河路范围内。建成后的肃王府,北墙为兰州城垣, 东、西、南墙高二丈有余,周长三里之围,坐北朝南。府 邸中部为府署,东、西、南三面均设府门,南门为王府正 门,门前立四根高大旗杆,旗杆下为牌楼,牌楼后为"朝 房午门"。《皇明祖训录》规定,诸王不许有离宫别殿,故 将建成的王府园林凝熙园与府宅融为一体。

王府建成后,肃王便带领王府官员、甘州护卫官 兵、来自江南的肃王随从和其他人员正式移驻兰州。

肃庄王移藩,除了在兰州营建王府,还命属官编纂 第一部兰州地方志书——《金城志》,并兴建了庄严恢 宏的金天观。后世肃王陆续修建了城关的白衣寺及白 衣寺塔(始称多子塔),原小北街北端的荣光寺,东关的 接引寺及接引佛,白塔山的白塔寺和白塔,五泉山的崇 庆寺和嘛呢寺以及文昌宫、武侯祠、大悲殿、地藏寺、卧 佛殿等宗教文化建筑。皋兰山顶的三台阁也为后世肃 王重修。

更值一提的是,肃王朱楧迁兰带来了大批江南人 士,这些江南移民即是今天很多老兰州人的祖先。他 们促进了兰州经济的发展和兰州地域文化的兴盛,并 开始形成兰州特有的带有江南遗风的方言风俗,有些 传承至今。

镌刻肃府本《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汇集了各家传统书法墨迹 的法帖,共10卷,收录了先秦至隋唐包括帝王、臣子和 著名书法家的400多篇书法作品。朱元璋赐肃王朱楧 一本宋拓本字帖,这部字帖成了肃王府的珍宝,为世代 肃王袭藏。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朱绅墝命 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将这部字帖临摹镌刻于 富平石上。未得完工,朱绅墝去世,他的儿子朱识鋐继 承王位后继续镌刻,于天启元年完成。镌刻好的肃本 字帖完美地表现出拓本字体原貌和书法风韵。朱识鋐 还为这部法帖写了跋,并称赞"新旧不爽毫厘"。陕西 人费甲铸曾按肃府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南京也



甘肃省博物馆藏《淳化阁帖》赵广田/摄

影响,已远远超出省界而传播到国外。

有肃府翻刻本;日本在出版《法帖大系》时,其中的缺页

也以肃本《淳化阁帖》补齐。可见肃府本《淳化阁帖》的

沦辗转,可谓历尽沧桑劫难。《陇原鸿迹》中有这样一段

记述:"兰州淳化阁帖石刻,素来享有盛名。它始于明

代,明太祖将《淳化秘阁法帖》颁赐肃藩庄王朱楧。朱

模的后代肃宪王朱绅墝及其子朱识鋐将此帖原本延工

摹勒于富平石上。石质密致,摹法刻工传神逼真,与原

帖无异,历七年竣工,冠绝他刻。原刻藏肃王府中(今

甘肃省人民政府)。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兰州,朱识

鋐死,王府将石刻沉藏于府内井中。直到清同治年间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来兰州后,才打捞出送儒学署即文

庙保管,置于大成殿东侧之尊经阁中。后儒学署裁撤,

尊孔社住入。再后尊孔社并于全陇希社,石刻遂由该

社保管。1938年,日寇轰炸兰州,为策安全,将石刻埋

于大成殿南面院中。1939年,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

在文庙成立。后志果中学与全陇希社间发生矛盾,全

陇希社遂于1944年乘志果中学校长赵元贞出访宁夏

之际,将石刻掘出移往贡元巷丰黎义仓内。后来因为

当时兰州市政府明文指定石刻由志果中学保管,于是

又由贡元巷运回志果中学,置备木架,镶在尊经阁檐

下,计石刻一百四十五块,二百七十八面,木刻四十

为肃王府私家园林。凝熙园北城墙墙顶建有拂云楼,

为歇山顶二层木阁楼,楼西立石碑两通,其中一通刻有

肃王草书七律一首(即后来的碧血碑)。据《重修皋兰

县志》载:"凝熙园,俗名山子石,在城内东北隅,方广里

许,明肃藩置。"另有文曰:"园中蓄水成湖,垒石堆山,

兰州方言称假山为'山子',故名'山子石'。石山中有

肃王府东北面为宫苑,昔称凝熙园,后改为节园,

块。"石刻现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肃本《淳化阁帖》传至今日,实非易事,数百年间沉

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minzhuxieshang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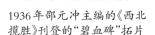
孙华嵘 SUN HUAR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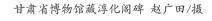
河北高阳人。曾为兰州安宁区教师,退休后 被中共安宁区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公室聘为编 辑。编写出版有《安宁史话》《安宁之歌》《安宁桃 文化》等著作。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多篇。











洞穴,洞穴中塑有众多神像,形象生动,端庄可观。园 内还建有雷祖殿、玉皇阁、斗母宫、栖云桥等寺观庙宇, 并建各式亭台楼榭。这些建筑或耸立于繁花茂木之 中,或点缀于湖泊假山之旁,高堂广厦,幽径洞府,风景

清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督甘,住肃王府。 左的同乡好友、曾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给左写信说:目 前西方各国都市,皆设有公园供市民游览,官民同乐。 兰州为陕甘总督驻节之地,可仿西方开辟公园,以庆升 平。左采纳了郭的建议,是年四月开放节园任市民游 览,许从北城墙上,西至西城门,东至东城门为游览 区。园中有饮和池,汲黄河水入城,过园积池,使之澄 清,与民共饮。左宗棠在园内还"备香茗,置瓷碗百余, 供游者解渴"。兰州市民闻讯,扶老携幼,纷纷争往观 赏游览。后左离甘,此园又为禁域。宣统元年(1909 年)八月,毛庆蕃任甘肃布政使,效左又开放此园,但门 卫森严,游人多为却步。民国十二年(1923年)此园改 为中山西园。1950年成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后花园,后 为中共兰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驻地,原后花园一切建筑 设施包括古城墙、拂云楼、望河楼等,随着城市建设的 发展皆拆除。1976年,碧血碑从中共兰州市委院中移 至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金天观西廊。

凝重碧血碑

肃王府成为过眼云烟,但它或多或少留下的痕迹 至今还在我们身边,例如凝聚历史,带有传奇色彩的肃

关于碧血碑,史各有载。《甘肃通志》:"拂云楼下石 碑在皋兰县城内,碑二通,俱高七尺,宽四尺,刻七律各 一首。……一题'三觐明藩致祝,无年月款识';一题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廿□'。"《皋兰县志》: "拂云楼在北城上,中列诗碑二,碑阴血迹各一,大如

碗,历久不灭。相传明末'寇乱',肃府二妃触碑殉难, 世称碧血碑。"《兰州古今注》:"节园城北有楼曰拂云, 初名为'远源楼',下临黄河,故俗谓之'望河楼'。楼西 有二碑,皆为明代诗刻。崇祯末年(1643年),'流寇' 陷城,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天阴雨浸则血痕斑 斑,故称碧血碑。

另有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年),时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在拂云楼上看见此碑,读其诗,辨其迹,听其闻, 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命人在墓前建烈妃祠,将碑移 至墓旁,表其墓曰:"贞烈遗阡"。同时取《庄子·外物》 中"苌弘化碧"之意,将该碑命名为"碧血碑"。此后建 亭,移碑亭中,并撰联:"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

碧血碑虽史籍有载,但碑刻内容均无记述。现存 于兰州文化宫的碧血碑,上刻一首七律,为懿王朱缙鐀 书写,字为狂草,笔力劲逸,龙蛇竞走。由于碑面斑驳, 文字脱落,读不成文,民国时靖远人张慎微、杨绍周,会 宁人万继臣等对缺字予以拟补,其全文应是: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州

边城春柳解婆娑,别殿香凤舞彩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丹衷直上五云阿(读ē),

平戎漫讶龙堆远,策马频从鸟道过。 最是识荆离乱后,不堪回首阻长河。

近期,著名词学家、文化学者,兰州交通大学马同 儒先生对碧血碑作了考察,对该碑一段史实做了科学 论证,并对碑字重新补缺,依韵再次对补拟诗句做了修 正,修正后诗文为:

边城春柳解婆娑,别殿香风(依绮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 丹衷(只表)五云阿。

平戎漫讶龙堆远,(狩猎)频从鸟道过。 最是识荆(观万户),(何)堪回首阻关河。

同时,马同儒先生以七律对王府触碑而死的王妃 予以吟诵: "掩镜风长正画眉,矛戈忽闪眼前时。

凭高一望芳辰错,弱向倾碑意不迟。'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者对碧血碑进 行的首次考证辨识。

碧血碑为兰州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遗存,同时 演绎了兰州肃王府的终结。

肃王墓群

兰州榆中县来紫堡平顶峰下的肃藩王墓群是历代 肃王最后的归宿地。据《甘肃通志》《皋兰县志》载,平 顶山肃王墓从永乐十七年(1419年)肃庄王朱楧死后 开始营葬,此后,先后葬于此陵区的有康王、简王、恭 王、靖王、定王、昭王、怀王、懿王、末代肃王及二位妃子 (庄王妃孙氏、怀王妃王氏)和一位夫人(朱识鋐夫人薛 氏),共十三位藩王及其嫔妃。安王、宪王葬在兰州七 里河区晏家坪明墓。肃王墓是我国西北地区规模最 大、时间跨度最长、埋葬最为集中的明代藩王墓群之 一,素有"小十三陵"之称。从残存的砖砌墓室看,墓室 结构严谨复杂,封土高大雄伟,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 和科研价值,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目前"小十三 陵"仍蛰伏在一片寂静中

借用《三上词话》作者马同儒先生的文章作为结尾 吧:"当我们缅怀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应仅仅流连于饭 后茶余的评说,更应感念历史赐予的文化的幸运。我 们与其感叹没有江南沿海的富饶,不如立足发现和开 拓引以为豪的灿烂文化为动力。不堪回首的历史事件 成就了兰州厚重的人文历程,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月下兰州

谁的家乡能有黄河穿城而过?

这个问题,普天之下,应该只有兰州人能够不假思 索地作出回答,不需要抓耳挠腮地斟酌和回忆,不需要 语焉不详地求证或挪移,更不需要在冥想中犹豫,在犹 豫中含混,在含混不清中一闪而过,落荒而走,因为只有 兰州人的家乡才会有黄河穿城而过,除此再没有第二座 城有如此的际会和荣耀。这件事的殊异之处、奇崛之 处,就在于穿城而过的这条河是黄河,而不是其他任何 一条河。很多城市,很多村镇,很多人的家乡都有河,甚 至不止一条,甚至河流纵横,灿若星汉,但是没有一条叫 黄河。那些河,可以妩媚,可以雄浑,可以清浅,可以流 深,可以秀美,可以激越,叫着也许最美最令人遐思最使 人想念的各种名字,唯独不叫黄河。黄河是一条什么 河? 无可争议的华夏第一河,千百年被视为国人集体的 母亲河,一条河,以母亲的名义和身份被确立,被默认, 被最高意义地置顶,置于青天之上,置于人心之内,早已 超越了其本身的地理意义和水文意义,成为一种最大的 象征,成为一个众多民族的故乡。母亲,意味着唯一,意 味着伟大和勤劳,更意味着无限的宽阔和包容,某种意 义上,她早已不再是一条简单随意的河,早已是一种精 神,一种象征,一种信念,一种久远的历史和传统,一条 家庭通往国家的路,一条多年反复往返的路。黄河孕育 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当然也孕育了兰州这座古城。 如果大地上没有这条河,可能不会有兰州这座城,如果 有这条河,但是却不从此地经过,同样可能不会有兰州 这座城,抑或有一座城出现在此地,也绝非现在的这般 模样,这城会叫什么名字呢? 答案有多种,但是很可能 就是不叫兰州。

西去的路上,自从有了兰州,广袤辽阔的大西北从 此就有了大门,进了这道门,人就置身于大西北了。漫 长如烟的岁月中,这门楣几经变幻,从城头的冷漫荒草 到今天的雕梁画栋,无一不在昭示着历史的脚步和时间 的炼金术。如果关上身后的这道叫兰州的门,大西北也 将自成一体,封闭而辽远,荒凉而热烈。干旱,烈日,风 沙,严寒,羊皮,鲜血……这些过去千百年大西北的主要 意象和关键词汇,任何一个都可能适用于任何地方,但 是,能够同时把以上意象集于一身的唯有大西北。在过 往岁月的重重褶皱里,兰州城里的某一间低矮的烟熏火 燎的客栈内,身背羊皮褡裢的异乡客或远行者正在喘 息,为明日的远行打尖、预热、重新积聚新的力量,是启 明星般的却又如归家般的古道热肠的兰州城给他们以 最大可能的温暖和庇护。怒吼的风雪不见了,严寒也被 阻挡在了墙外,外表苍黄的土墙,内里低矮黧黑多半还 局促的客店,羊杂碎怒涛翻滚,辣子血红,坐在蒸腾的热 气里的两个青海人,也许是两个宁夏人,感到自己一路 上丢失的元气正在逐渐回升,而坐在最里面的精明谨慎 的关中老客正在油灯下紧锁眉头,核对着账目。窗外的 骆驼已行于梦乡,驼峰静谧、沉默,安稳如沙丘,老牛在 细碎咀嚼,远处只剩下皋兰山黑色的剪影。

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皋兰山"三个字,眼前一跳, 心中不觉一惊,与看到其他的山名时的感觉迥然不同,



吕 新 LV XIN

生于1963年,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小说多 部,主要作品有《草青》《成为往事》《阮郎归》《掩面》 《下弦月》等,出版有《吕新作品系列》(20卷)等。曾获 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山 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比如看到黄山泰山,甚至峨眉山昆仑山,都不会有那种 感觉。区别在哪里?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所具有的某种 不可名状的悲戚色彩,皋兰山——如果把这山名与随之 而来的感觉化作音律,最准确的应该是幽咽低回的胡琴 声或苍凉肃杀的箫管之声,总感觉这山中有幽怨之气, 有悲苦之声,有悠长而又时有时无的哭泣之声,有一幕 甚至多幕已经走远的远到不可追寻的悲戚之剧,有属于 当地独有的镌刻有陇地印记或边远色彩的某些故事,有 悲壮而又凄楚的传说。但是,及至最近距离地看到皋兰 山真正的容颜时,才惊讶于她的平静和普通,没有陡峭, 没有耸入云霄,更没有先声夺人。这让人想起兰州的外 围部分,那些连绵起伏的山地,有无数这样的山丘,呈盛 开状,在亘古无边的沉静中徐徐而行,无声地运动,又如 波涛汹涌,从远古走至今日,从某种高度上往下看,山丘 上的土细腻无比,洁净,柔软,有着稷粟的色彩和质感, 几近于某种可以活命的食物;沿着这样的高度继续下 落,看到众多山丘转眼之间又呈树叶状,上面纷扬自由 却又并不紊乱的经络,有如大地上遍布的血脉与神经, 无数微微泛涌着青绿的叶片,山丘形成的叶片,排列有 序,遵循着天地间的自然法则,很多时候又仿佛某种以 图画为表象的神祇,人置身于这样的天地造化之中,除 了惊叹大自然本身的神奇与世界无限的未知,更会立刻 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不需要去颠颠地 寻找和观照更大更远的风景。眼前的一块最普通的石 头便已经比你高大许多,比你百倍千倍地坚硬和顽强; 一棵羸弱孤独的树,已比你活了更久,亲眼见过更多纷 纭诡谲的人事,历经过的血泪与悲喜更是从无人知晓。 大西北自古地广人稀,生活在这种万古空旷中的各种生 命也多拙于辞令,不擅表达,心中所思所想与口头表达 从来都不成比例,内心早已沸腾、滚烫、骄阳似火,外表 却并未移动分毫,依旧如岩石般沉默、冷峭,甚至风化。 语言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或许略显多余,时常被精 简到最精最简,精简到不能再简。此种性情或禀赋或许 直接脱胎于自然山河对于世世代代的生命的教化与洗 礼,脱胎于人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眷恋,脱胎于最真 挚的热爱与最忠实的虔诚。人赶着驴或者牵着骆驼,行

走在漫漫旷野或茫茫戈壁上,有风雪或烈日为伴,需要 什么更多的语言和更密集的表达吗?似乎并不需要,也 并没有多么需要,所需要的似乎只是走,不断地走,不断 地躬身前行。

今天的皋兰山,平静,安详,谦逊质朴的神态令人不 得不怀疑她曾经沧海。

"兰州"这个名字还是广为人知的,很多人可能从来 都没有到过兰州,没有亲身用自己的步伐和眼光丈量流 连过这片土地,当然也就更没有亲眼见过母亲河从天上 飘落到这里后的实际形象,但是很多人一定知道这个名 字,听说过并知道这个地方。很多年,臆想中的兰州一直 都是一个坚硬粗粝的城市,有着钢铁般的结构和轮廓,有 着岩石的质地和内涵,到处坚硬,朔风劲吹,人们碗里的 饭也多少略显坚硬,陇地与西北地方的特色兼而有之。 牛肉面是肯定知道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或者通 识,但是谁也不能顿顿都吃牛肉面,再好也不能顿顿都吃 牛肉面,一定还有别的饭,这别的饭就被凭空赋予了坚硬 的想象和西部色彩……这一切的一切,当然都只是一种 望文生义式的臆想和感觉。这样的想象狭窄而主观,因 为就连黄河也无法在其中安放,没有亲眼见过,你就永远 不知道她是怎样的流向和怎样的行走方式,其间有无弧 度,有多少弯道,弧度是优美的还是平常的,弯道有九道 还是九十九道。直到她真实地呈现在你的面前,看到她 的模样,闻到她的气息,你才会逐一地修正自己先前的种 种谬误。很多年的想象和臆断一瞬间被拉直,铺平,拓 宽,之后又滚滚向前,直到最终驶出你的视野——你看到 黄河在流经兰州这一段的时候,并没有跳出婀娜袅媚的 舞姿,也没有唱出千回百转的花腔女高音,而是一路浩 荡,如大军过境,其间的深沉、深邃,远远地超出很多人的 想象,而同样令人震撼、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就以这同一 种速度已经了千万年。千百年间,无数人曾经在她的身 边驻足, 伫立, 迎风而立, 或悲或喜, 目睹过她的风姿, 千 百年间,无数人来了,又走了,更多的人永远地消失了,而 她,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澎湃和激情,深情,依然保持着千

今日的兰州,是一个崭新的兰州,黄河两岸,高楼林

百年不变的步伐,千百年容颜不改。

立,一切时尚的具有现代色彩的事物应有尽有。走遍兰 州的很多地方,很难看到一张羊皮,如果有,多半是作为 观赏意义而存在的。骆驼也一样,忽然看到某处的地上 卧着两三峰,悠闲,自在,忽闪着蓝色的充满异域风情的 眼睛,便知道它们远离戈壁远离跋涉和负重已经很久 了。尽管如此,看到它们,却仍会令人听到沿途的风声, 想到野草,想到西北荒原上如电的烈日和酷白悍烈的严 寒,想起漫长的跋涉和旷日持久的负重与行走。它们也 和羊皮一样,是兰州以及大西北的历史的一部分,共同 构成了昔日的西部,在现代化风驰电掣的今天,似乎更 显得弥足珍贵。现在它们安详恬静地出现在你的视线 里,基本是供人们观赏和拍摄的,你从海边来,你自平原 来,与一峰骆驼同框,证明你已经来过,你的足迹已抵达 兰州,已抵达陇地和西北,其中观赏性已经远远地大于 它从前的一切。这也即是历史变迁的又一个缩影,一如 它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从前,能够最大限度地负重和 跋涉才是最大的价值和最高的意义,至于观赏意义则可 有可无,很少会有人在意或顾及。不是吗?在所有的事 物面前,似乎只有糊口才是真正能够让人在意和顾及 的,只有想办法活下去才是大于一切的最重要的事。那 时候有没有人把骆驼作为风景,作为观赏的图画? 当然 也有,就像任何一个黑夜都有人醒着一样,就像任何一 个白昼都有人沉睡不起一样,丰富,多姿,千变万化,才 是世界最大最突出的标志。

与羊皮和骆驼一样,作为千百年来黄河灌溉系统中 重要一环的水车,也是兰州的重要标志之一。兰州的水 车,高大,雄伟,制作精良,令人叹为观止,极具观赏价 值。作为兰州的历史,高大的水车耸立在黄河岸边,缓 缓转动,水声琅琅,令人追怀昔日黄河两岸的劳动和生 活情景。水车从久远的过去缓缓转动而来,从一种已逝 年代的劳动工具,演变、上升为今日的一种美学意义,仿 佛时光入梦,它的铃铛般的水声和梦幻般的吱扭声曾经 作为最令人安心的日常生活与岁月平安之声千百年地 在黄河两岸回荡,流连,潜入过无数人的梦境,也摇醒过 河上以及两岸的无数个黎明。看到它的存在,目睹它日 复一日地舒缓从容地转动,平静地起落,在晴朗的日子 里闪耀着古老的光芒,人就会安心,最大限度地放松,即 使茫茫夜色中只看到它的一轮黑色的剪影,也足以令人 感到莫大的慰藉与鼓舞,也会明白日出日落,沧海桑田, 知道生活仍在转动,仍在继续。

羊皮筏子——一件最具有黄河色彩最与黄河息息相 关的民间事物,没有人知道千百年来它们在黄河上被打 湿打翻过多少回。想象一个青海人,乘坐着战鼓一样的 羊皮筏子,从黄河的上游一路逶迤而下,颠簸着来到兰州 ……想象一个兰州人,乘坐着同样的战鼓般的筏子,顺流 而下,一路起伏,先到达宁夏,后又漂抵陕西。

想象月亮升起后,月光下的这座城,这条河

现在,秋日的阳光照耀在平静深邃的河面上,明亮 的光芒闪耀在河的上空,河水流动着泥土之黄。她是要 让你相信,这就是这条河最初的颜色,这依然是她最初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